

作代会上的老同学

□聂震宁



从1996年第五届全国作代会之后，五年一度的盛会又要召开了。这是一次各地作家相聚的盛会。接到会议通知，想到有许多朋友又将会面，很开心。

记得是泰戈尔的诗句：“活得太匆忙，来不及体会。”日子总是匆匆，交友也就匆匆。不必说远在各地的许多朋友，就是近在北京的朋友，如今一年也不一定能见上一面——这时，忽然想到北大作家班同学李小雨、吕雷病逝，一个近在北京，一个远在广州，我均因故未能赶去作最后的送别，至今心里还感戚然。

每次全国作代会召开，也就成了许多文学界朋友相聚的机会，是大家非常珍惜的美好时光。特别是在预备会上，开会前，大家都到处张望，互相寻寻觅觅，彼此挥手示意。也有会错意的把陌生的挥手接受下来，给予回报，接着就发现误会，彼此尴尬一笑。而更多的是当即接通信息，互相报以愉快表情，真是人生不亦快哉的事情。

参加第五次全国作代会时，我还在广西工作，当时是兴冲中来参会，兴冲冲地来会老朋友，那时我认得的朋友还不多，远不如现在，可是，不管朋友多寡，心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会老朋友——或许正因为朋友不多，才越发看重这事。

在第五次作代会上，我特别盼望要见到的是我的老同学，也就是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和北大首届作家班的同学。前者是1986年分开，一别就是10年；后者是1988年告别，分别的日子也不算少。我捧着一份代表住房表，寻觅同学的房号，挨个打电话，一旦打通电话，大都是两个人就在电话里叫叫嚷嚷起来，然后不是我去访他，就是他坚持来访我——那个时候都是两人一间房，有时候还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同屋的起居——遇到无人接电话的，表明对方已经出访，及至打通另一个同学的电话，立刻被告知，未接电话的那位正好在他屋里，于是被喝令“你小子马上过来”，于是就乖乖的，“本小子马上去。”

回想起来，参加第五次作代会的同学真多啊。前后两个班的同学少说也有60多位，大都是50年代出生，当时正处于文学创作最好的年龄，佳作迭出，分布在各省市，大多数都被选为代表。可惜那次会上没有同学召集大家聚会，倘有聚会，人数多，又兼不少中年人得意，意气风发，可以想象那一番热气腾腾的气势，恐怕还是颇引人注目的。同学聚首，欢喜之余，都会念及各自境况，只是念及几位过早谢世的同学，姜天民、秦文玉、向义光……无不肃然，无不唏嘘感叹。

五次作代会后不久，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出版集团任职。此后，每次作代会上同学聚首，不经意间我就有了东道之责。所谓东道之责，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我要求自己每一位同学都要问候到，打一通电话自不必说，还要在会场内外见上一面。每次大会前或者散会时，人流熙熙攘攘，总要东张西望，当然是在找老同学；在偌大的餐厅里，端着盘子像是在找座位，其实我还是在找老同学。总觉得见上一面才放心，说上几句话心里才熨帖，如此方觉得没有白来参加会议。

渐渐地，能够在会场上联络的同学也就稀少了。岁月催人老，新老必交替，作家人才辈出，作代会各地代表的选举自然也是如此这般进行着。更何况，“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天妒英才，这十多年来，又相继有多位同学罹病辞世，无论如何是再也不能相会的了——他们永远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南方的森林》（袁和平）、《女人无魅力》（杜保平）、《最后一分钟》（李小雨）、《大江沉重》（吕雷）……

第九次全国作代会即将召开，自然还会有各种各样机缘结识的朋友要会面，理当高兴；何况还会有一些同学相会，心下自然欢喜。也期待同学们创作实力不减，作品愈加厚重，影响力日隆，对此我有期待。其实，不管能不能在盛会上相会，同学永远是同学，是人生的记忆，大家都会时不时在各自的作品里见到，在彼此的记忆里和想念中相会。

还有“批评要有情感而不是‘闹情绪’”，这个问题提得及时。这几年，我们一直为加强理论批评而努力，当下仍需努力。我们既反对不疼不痒的批评，也反对“闹情绪”的批评。“闹情绪”的批评，做起来很方便很快捷很尽兴，对待“闹情绪”的批评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忍气吞声，以沉默对之。一种是也用“闹情绪”的方式对之。发起“闹情绪”批评的，难免希望你也“闹情绪”，大家都这么“闹”起来，“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可是，都这么“闹”，并不是真正的理论批评呀！我读到过“闹情绪”的批评，那出言不逊，那污言秽语，那耸人听闻，一听就知道批评者有情绪了，他在宣泄，说着痛快，说完就完，不负责任。再说，在网上发表也方便快捷，传布很广，自娱自乐似的。这批评中，缺了一种操守，就是“要有情感”。我琢磨这“情感”二字，就是理解与尊重，就是与人为善，就是按文学创作的规律，老老实实、真心实意地批评。我特别欣赏此文中的这几句话：“我们可以对作品做‘庖丁解牛’式的分析，但是我们要做‘庖丁’，而不是去做他手里的刀子。”这些话，很启人深思。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有不少朋友，多年不见了，期盼见面时，我们切磋切磋。



□何玉茹

更是纵向的，它深层的意义，是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而一个写作者，向最真实的自己靠近，可说是终生都应作的努力。

以后的几次作代会，虽已不再做编辑，和作家们的交往仍继续着，因为总有新作家出现在会上，而老作家又总有新作品，话题就总也绵绵不断。一次，去探望一位作家朋友，发现他正全神贯注地写着小说。他是个很少串来串去的人，有人找他他倒也会以礼相待。我自认为与他交谈还算投缘，可面对密密麻麻的小说稿，还是太惊叹他的定力了，换成是我，不要说写小说，就是坐下来读一本书，能否像他一样地神清气定也很难说。我便感到，这样的作家这样的自信，太多的作家是不能比的，他看上去安静、谦和，骨子里却绝对对是桀骜不驯的，他或许早已不需要通过别人认识自己了，或许早已找到真实自己的通道，只剩将它变成小说了。

找到真实自己的通道自是不止一条两条，但几次作代会留给我的，我相信是不会忘的了。新一届作代会又要召开了，这些年来来的小说写作，正使我愈来愈靠近那个真实的自己，接下来，一个正在酝酿着的长篇，我预感对真实自己的靠近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为此我等待着，同时就如同第一次参加作代会一样，竟也有点紧张和兴奋起来了。

向最真实的自己靠近

开会期间除了会上的说话，还有更多的会下的说话。一两个人的，三五个人的，十几二十几人的……我自是更喜欢一两个人的，面对面，心无旁骛，但一两个人也并不总是称心如意，正由于过滤少，各自现出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有时恰恰又是相互不认同的，心里反会格外地别扭起来，比较那众人的场合，倒有些莫名地想往着了。其实，众人的场合也有叫人心动的时候，比如进场或者退场，成百上千的人从面前走过，其中还有难得一见的在你心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你不由得就会心里一热；还比如会上的发言，总有那敏锐、深刻的作家，一说话就让你有内心的呼应。你就觉得，这队伍其实非同小可，他们多是本质上无比亲近的同类，这样的同类们全来在一起，当是很大的幸事呢。

第一次参加全国作代会，应该是在1996年。那时我还在杂志社当编辑。记得会上吃的是圆桌饭，十个人围拢在一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将筷子伸在同一个盘子里。印象中面对一桌子的饭菜我没有一点饥饿感，而同道们则通常是狼吞虎咽，没一会儿就站起身来，将那被洗劫一空的饭桌扔在身后。我吃惊地看着，同时也羡慕着他们的好胃口和好心态。作为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的晚辈我又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紧张。我听了不少的话，也说了不少的话，听的什么说的什么如今却已经想不起来了，印象深刻的，似只剩了那些天的吃饭不香睡觉不甜，以及餐桌上的风卷残云了。

作代会对我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比如和到会的作家们看上去不过是或深或浅的接触、交谈，其实更像是一面面的镜子，一下就对照出了自己和他人的相似、相异。因此认识更多的作家，表面是横向的，实质也许

朋友见面多切磋

□金波

劝勉的话。我又一次凭借直觉，没多说话，就遵从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在会上我还能做些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那几天，我常常接到朋友的电话，问我去不去开会。问候中，有几分期盼，盼望着见见面、聊聊天，盼望着有一个晤谈的机会。也许就是这些询问，让我整理了一份相与大家探讨的内容。

那几天，我照例仔细地阅读《文艺报》，读到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黄金十年”究竟有多少含金量？》（行超），一篇是《批评要有情感而不是“闹情绪”》（杪樱）。这两篇文章我都各读了两遍，因为它们的内容正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也是想和朋友们交流讨教的问题。于是，我想到了即将召开的作代会。如果能利用会议间隙时间，聊聊这些话题，岂不是一次有趣又有益的活动？

我想到了一串名单，包括在“含金量”文中发表过高见的那几位朋友。我很想把我的思考和困惑和他们谈谈。我想起不久前，曾在一次记者会上为编辑“鸣不平”，说他们工作太累了，压力太大了，没时间谈

文学的本质从未改变

□张欣



我家附近有一间正宗的粤菜馆，门面小得还不如便利店醒目，经年累月静立于街角，因为地理位置所限，不可能扩建或大肆装修，两层就二十几张桌子。但它的菜式出品始终如一地好，服务也一直贴心周到，任何时候都不会失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把它忘记了，朋友聚谈找地方，我常说附近没有什么好餐馆，完全当它不存在。

也许就是因为太过熟悉，了无新意吧。而各种时髦饭馆对于广州来说，树洞一般地被接纳，从大排档、快餐、五湖四海的菜系，到花样翻新的年轻人的最爱、重口味等等。大家都是热热闹闹地东突西凑，唯美食美人不可辜负也。

终于有一天，我又来到这家粤菜馆，因为外地的朋友指定去那里。它的一切还是没有改变，菜式依旧精美，服务依旧到位。惟一不同的是它更加受欢迎了，如果不提前去占位，一到饭点就得开始等号，并且全年无休，年三十、初一都照常营业，因为生意好得不得了，完全不用担心无客上门或者员工三倍工资这一类纠结的问题。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经过一番体验和比较之后，并没有几家新饭馆的味道真正超越它，反倒它是最耐吃的饭馆之一。

讲饭馆当然是为了讲文学。近年来，文学也是经历了大起大落，既波涛凶猛又暗流涌动，个中原由莫衷一是，但人人了然于胸。老实说，好长一段时间都让我感到迷茫和困惑。凡是自认为好的作品，不是遇冷就是惨淡；凡是感觉差的东西绝对一路高歌猛进直冲云霄，令人搞不清状况。



得知自己有幸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心潮澎湃，这对身为网络作家的我既是一种鼓舞，也是一种激励。

我是2004年初进入到网络文学领域的，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网络作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行业到底如何，未来走向怎样，单纯凭着爱好在网上随意“涂鸦”。

从事网络文学创作，坚持和热爱真的很重要。曾经我为是否要专职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犹豫过，咨询过编辑，也跟亲友们激烈争执过，当时大家都觉得我的想法太冒险，但我后来还是毅然辞职，因为我觉得人要是有了梦想，却不敢去为梦想勇敢踏出第一步的话，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就平庸度过了。

一晃10年时间过去了。10年来，我因为网络文学的高强度创作得过种种职业病，也遭受过很多次作品销量低迷的状况，更因为创作网络小说而遭受各种讥讽和质疑，不过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写作的初心，尽管一路再苦再累，自己的创作之路并未停歇。

10年来，我创作了两千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384本作品，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网络文学有一天会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感谢国家对网络文学的重视，中央有关部门数次强调，要大力发展网络文艺、网络文学、网络动漫等充满正能量的作品，我们网络文学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网络文学正乘风远航

□静夜寄思

道独特的风景线。

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网络文学已经成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街头文学。当然，因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具有即兴创作、即兴传播、即兴阅读、即兴评价、高度互动等特性，让它在印刷成本 and 阅读成本大大降低的同时，也让它不可避免地泥沙俱下，涌现出很多糟粕作品。

不过网络文学毕竟才起步十余年，相对于传统文学数千年的传承，它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它的成长潜力和成长空间是无限的，我相信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引导，通过每一位网络作家的努力，网络文学必然能够欣欣向荣，引领时代潮流，正所谓“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航”。

春天刚刚开始，前人已将树苗种好。我辈当奋勇争先，创作积极向上、发人深省的作品，为其浇水施肥，细心呵护树苗成长，让它早日成长为比肩经典的参天巨树。作为一名“80后”作家和首次参加全国作代会的新代表，兴奋激动的同时，深感责任重大，未来光明。

中国作代会是文坛前辈大师云集的大会，也是所有作家们渴望参加的大会，能够参加中国作代会，我倍感珍惜，倍加自豪。人的一生，能与智者高人为朋为友，是非常幸运的。我能为有机会在文坛前辈大师的氤氲下学习，能够有和前辈们面对面交际的机会而庆幸，而荣幸，也因此倍加珍惜。

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明理、开慧、悟道。只有参透天地宇宙之大玄大理，大慧开，大道得，方能进入人道社会的大自由、大幸福境界。作为网络作家，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受到更多人欢迎，更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具有心灵意义的作品。这次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我期盼着作代会能够赐予我们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争取早日实现我内心多年的文学梦想。

同时，在实现小我的同时，我也不能忘记自己身为一个作家的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我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作家，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作家。《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曾写到：

“一个社会先知先觉阶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向世俗和世故下倾，整个社会的思想面目势必‘喜言通俗，恶称大雅’。作为先知先觉的人群，作家和艺术家要有勇气、有才华，更要有情怀、有格调，沽名钓誉、追名逐利者请出列，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也请走开。”对于这些作家来说，文化情怀与文学繁荣是息息相关的。

作为一名网络作家代表能够参加中国作代会，让我感到了国家对网络文学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肯定了网络文学的发展和成就，让我们内心十分温暖，创作激情高涨。

重庆成立网络作家协会后，我担任了网络作家协会主席，短短半年时间内，我们开展了二十余项有利于网络作家提升和有利于网络文学发展的活动，极大增强了重庆市网络作家的凝聚力，提升了重庆市网络文学创作水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大力开展多项活动，加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沟通交流，并进行各种资源整合，努力带好重庆网络作家队伍，为重庆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时代。作家应持守一己之情怀，积极投身于繁荣与变革的伟大实践中去，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作出贡献。我愿意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网络文学添砖加瓦，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我愿意一如既往，勤奋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竭尽绵薄之力！